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八

占家財狠壻妬侄　延親脉孝女藏兒

詩曰

子息從來天數　原非人力能爲
最是無中生有　堪令耳目新奇

話說元朝時都下有個李總管官居三品家業巨富年過五十不曾有子聞得樞密院東有個算命的開個鋪面譚人禍福無不奇中總管試往一算于時衣冠滿座多在那裏候他挨次推講總管對他道我之祿壽已不必言最要緊的只看我有子無子算命的推了一回笑道公已有子了如何哄我總管道我實

不曾有子、所以求算、豈有與汝之理、算命的把手指了一指道、公年四十、即已有子、今年五十六了、尚說無子、豈非與我一箇爭道、實不曾有一箇爭道來、也有過遞相爭競、同座的人多驚訝起來、道這怎麽說、算命的道、在下不會差、待此公自去想、只見摠管沉吟了好一會、拍手道、是了是了、我年四十時、一婢有娠、我以職事赴上都、到得歸家、我妻已把來賣了、今不知他去向、若說四十上該有子、除非這箇緣故、算命的道、我說不差、公命不該絕、子仍當歸、公摠管把錢相謝了、作別而出、只見適間同在座上問命的一

豈知算命道奇卻是命中宜有子

御千戶也姓李邀總管入茶坊坐下說道適纔聽得公與算命的所說之話小子有一件疑心敢問箇明白總管道有何見教千戶道小可是南陽人十五年前也不曾有子因到都下買得一婢却已先有孕的帶得到家吾妻適也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歲了適間聽公所言莫非是公的令嗣麼總管就把婢子容貌年齒之類兩相質問無一不合因而兩邊各通了姓名住址大家說個各拜各散去了總管歸來對妻說知其事妻曰悔你做了這事而今見夫無嗣也有些懊悔沒擺佈巴不得是眞實眞

生子之認不錯始否

總千戶到家，做了同姓，認為宗譜，盛設款待，約定日期，約他家裡去認看。千戶先歸南陽，總管給假前往。帶了許多東西去，饋送着千戶，并他妻子、僕妾，多有禮物。坐定了，千戶道：小可歸家，問明此事，果是宅上出來的，因命二子出拜。只見兩個十五六的小官人，一齊走出來，一樣打扮，氣度也差不多。總管看了，不知那一個是他兒子，請問千戶，求說明白。千戶笑道：公自認看，何必我說？總管仔細相了一回，天性感通，自然識認，前抱着一個道：此吾子也。千戶點頭笑道：果然不差。於是父子相持而哭，旁觀之人，無不泣下。

戶設宴與總管賀喜大醉而散次日總管答席借設在千戶廳上酒闌千戶對總管道小可既還令郎了豈可使令郎母子分離非令其母奉公同還何如總管喜出望外稱謝不已就携了母子同回鄉下後來通籍承蔭官也至三品與千戶家往來不絕可見人有子無子多是命裡做定的李總管自己已信道無兒了豈知被算命的看出有子到底得以團圓可知是逃那命裡不過小子爲何說此一段話只因一个富翁也犯着無兒的病症豈知也係有兒被人藏過後來一旦識認喜出非常關着許多骨肉親

跡的關目在裡頭、聽小子從容的表白出來、正是

越親越熱、不親不熱、附葛攀藤、
總非枝葉、莫酒澆漿、縱須骨血、
如何嬌婦、怨將斷絕、盡是前生、
非常冤業、

話說婦人心性、最是妒忌、憑看丈夫無子絕後、說着買妾置婢、抵死也不肯、約就有个把被人勸化勉强依從、到底心中只是有些嫌忌、不甘伏的、就是生下了兒子、是親丈夫一點骨血、又不等他做大、然還道是隔重肚皮隔重山、不肯便認做親兒一般、更有

一等狠毒的、偏要算計了絕得、方快活的、及至女兒嫁得个女婿、分明是个異姓、難關宗支的、他偏要認做的親、是件偏心爲他、倒勝如丈夫親子侄、豈知女生外向、雖係吾所生、到底是別家的人、至于女婿當時就有二心、轉得背、便另搭架子了、自然親一支、熱一支、女婿、不如侄兒、侄兒又不如兒子、縱是前妻兒後、偏生庶養、歸根結果的親、瓜葛終久是一派、好似別人多心哩、不知這些婦人們、爲何再不明白這个道理、話說元朝東平府有个富人、姓劉名從善、年六十歲、人皆以員外呼之、媽媽李氏、年五十八歲、他有潑

天也似家私不曾生得兒子止有一个女兒小名叫做引姐入贅一个女婿姓張叫張郎其時張郎有三十歲引姐二十七歲了那個張郎極是貪小好利刻剝之人只因劉員外家富無子他起心央媒入舍爲婿便道這家私久後多是他的了好不誇張得意却是劉員外自掌把定家私在手沒有得放寬與他亦且劉員外另有一個肚腸一來他有個兒弟劉從道同妻甯氏亡逝已過遺下一個侄兒小名叫做引孫年二十五歲讀書知事只是自小父母雙亡家私蕩收靠着伯父度日劉員外道是自家骨肉另眼覷他

怎當得李氏媽媽一心只護着女兒女壻又且念他母親存日妯娌不和到底結怨在他身上見了一似眼中之釘虧得劉員外暗地保全卻是畢竟碍着媽媽女壻不能十分周濟他心中長懷不忍二來員外有個丫頭叫做小梅媽媽見他精細叫他近身伏侍員外就收拾來做了偏房已有了身孕指望生出兒子來有此兩件心事員外心中不肯輕易把家私與了女壻怎當得張郎憊賴專一使心用腹搬是造非挑撥得丈母與引孫舅子日逐炒鬧引孫當不起激聒劉員外也怕淘氣私下周給些錢鈔叫引孫自尋

個仕處做營生去引孫是個讀書之人雖是尋得閙熱房子住下不曉得別做生理只靠伯父把得這些東西且逐漸用去度日眼見得一個是張郎趕去了張郎心裡懷着鬼胎只怕小梅生下兒女來若生個小姨也還只分得一半若生個小舅這家私就一些沒他分了要與渾家引姐商量所筭那小梅那引姐倒是個孝順的人但是女眷家見識若把家私分與堂弟引孫他自道是親生女兒有些氣不甘分若是父親生下小兒弟來他自是喜歡的況且父親十分指望他也要安慰父親的心這個念頭是真雖然淵

女春如 孔花藉 務

最妙子周全者　巧計大

郎不懷良心、母親又不明道理、只護着女婿、恐怕不能彀保全小梅生產、時常心下打算、恰好張郎趕逐了引孫出去、心裡得意、在渾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計小梅的意思來、引姐想道、若兩三人做了一路、所算他一人、有何難處、不爭你們使姊妒心腸、不把我父親的後代絕了、這怎使得、我若不在裡頭使些見識、保護這事、做了父親的罪人、做了萬代的罵名、却是丈夫見我不肯做、蹺怕他[illegible]背地自做出來、不若將機就計、暗地周全、罷了、你道怎生暗地用計、元來引姐有個堂分姑娘、嫁在東庄、是與引姐極相厚

覓得送

的每事心腹相托、引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裡去分娩、只當是托孤與他、當下來與小梅商議道、我家裡自提了引孫官人出去、張郎心裡要獨占家私、姨姨你身懷有孕、他好生嫉妬、母親又護着他、姨姨你自已也要放精細些、小梅道、姑娘肯如此說、足見看員外面上、十分恩德、奈我隻獨自一身、怎隄防得許多、只望姑娘凡百照顧、則箇、引姐道、我怕不要周全、只是關着財利上事、連夫妻兩個、心肝不托着五臟的、他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脚、我如何知道、小梅垂淚道、這

丫頭采

等却怎麼好、不如與員外說個明白、看他怎麼做主、

引姐道員外老年之人、他也周庇得你有數、況且說破了、落得大家面上不好看、越結下冤家了、你怎當得起、我倒有一計在此、須與姨姨熟商量、小梅道、姑娘有何高見、引姐道東庄裡姑娘與我最厚、我要把你寄在他庄上、在他那里分娩、托他一應照顧、生了兒女、就托他撫養着衣食盤費之類、多在我身上、這邊哄着母親與丈夫、說姨姨不像意走了、他每巴不得你去的、自然不尋究、且等他把這一點要擺佈你的肚腸放寬了、後來看個機會、等我母親有些轉頭、你所養兒女已長大了、然後對員外一一說明、取你

歸來那時須奈何你不得了、除非如此、可保十全、小梅道、足見姑娘厚情、教身難報、引姐道、我也只為不恐見員外無後、恐怕你遭了別人毒手、沒奈何背了母親與丈夫私下和你計較、你月後生了兒子、有了好處、須記得今日、小梅道、姑娘大恩、經板兒印在心上、怎敢有忘、兩下商議停當、看着機會、還未及行、員外一日要到庄上收割、因為小梅有身孕、恐怕女婿生嫉妒、女兒有外心、索性把家私都托女兒女婿管了、又怕媽媽難為小梅、請將媽媽過來、對他說道、媽媽你曉得借甕釀酒麼、媽媽道、怎地說、員外道、假如

沒眷只歹皆欠人齒那了酒之清無

別人家甕兒借將來家裡做酒、酒熟了時、就把那甕兒送還他本主去了、這不是只借得他家伙一番、如今小梅這妮子腹懷有孕、明月或兒或女、得一個只當是你的、那其間將那妮子或典或賣、要不要多憑得你、我只要借他肚裡生下的要緊、這不當是借甕釀酒、媽媽見如此說、也應道我曉得你說的是、我見着他便了、你放心小上去、員外叫張郎服過那遠年近歲欠他錢鈔的文書、都搬將出來、叫小梅點個燈、一把火燒了、張郎伸手火裡去搶、被火一遍燒壞了指頭叫疼、員外笑道錢這般好使、媽媽道借與人家

達者之識

惡人做

錢鈔多是幼年到今積趲下的家私如何把這些文書燒掉了員外道我沒有這幾貫業錢安知不已有了兒子就是今日有得些些根芽若沒有這幾貫業錢我也不消掙得這許多干係別人也不來算計我了我想財是什麼好東西苦苦盤算別人的做甚不如積些陰騭燒掉了些家裡須用不了或者天可憐見不絕我後得個小厮兒也不見得就罷自往庄上去了張郎聽見適纔丈人所言道是暗暗裡有些侵着他一發不像適纔他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我枉做好人也沒幹何不趁他在庄上便當真做一做

也絕了後慮又來與渾家商量引姐兒事體已定了他日前已與東庄姑娘說知就裡當下指點了小梅徑叫他到那里藏過來與丈夫道小梅這丫頭看見我每意思不善今早叫他配絨線去不見回來想是懷空走了這怎麽好張郎道逃走是丫頭的常事走了也倒乾淨省得我們費氣力引姐道只是父親知道須要煩惱張郎道我們又不打他不罵他不沖撞他他自已走了的父親也抱怨我們不得我們且告訴媽媽大家商量去夫妻兩個來對媽媽說了媽媽道你兩個說來沒半句員外偌大年紀見有這些兒

非不可此語者但恐乎嫂耳

指望嘉歡不盡。在庄兒上專等報喜哩。怎麼有這等的事。莫不你兩個做出了些什麼歹勾當來。引姐道。今月絕早自家走了的。實不干我們事。媽媽心裡也疑心道別有緣故。却是護着女兒女婿。也巴不得將沒作有。便認做走了。也乾淨。那里還來查着。只怕員外須惱。又怕員外疑心。只得到庄上與員外說。員外見他旁務來。只道是報他生兒喜信。心下鶻突。見說出這話來。驚得木呆。心裡想道。家裡難為他不過。逼走了他。這是有的。只可惜帶了胎去。又漢戶氣。道看起一家這等光景。就是生下兒子來。未必能

句保全便等小梅自去尋個好處也罷了何苦累他母子性命淚汪汪的恐着氣恨命又轉了一念道他們如此算計我則為着這些浮財我何苦空積趲着做守財虜餓與他們受用我總是沒後代趁我手裡施捨了些去也好慊着一天怨氣大張着榜子約着明日到開元寺裡散錢與那貧難的人張郎好生心裡不捨得只為見丈人心下煩惱不敢拗他到了明日只得帶了好些錢一家同到開元寺裡散去到得寺裡那貧難的紛紛的來了但見

連肩搭背絡手包頭瘋癱的氊裹臀行喑啞的

鈴。當口。說。磕頭撞腦。拿差。了。柱。拐。瓦。喧嘩。摸壁扶墻踹。錯。了。陰。溝。相怨悵。鬧熱熱。攜兒帶女。苦悽悽單夫隻妻。都念道明中捨去暗中來。眞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劉員外分付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乞兒中有個劉九兒有一個小孩子他與大都子商量着道我帶了這孩子去只支得一貫我叫這孩子自認做一戶多落他五百文你在傍做個証見幫襯一聲騙得錢來我兩個分了買酒喫果然去報了名認做兩戶張郎問道這小的另是一家麽大都子傍邊答應

道另是一家、就分與他五百錢、劉九兒都拿着去了、大都子要來分他的、劉九兒道、這孩子是我的、怎生分得我錢、你須學不得我有兒子、大都子道、我和你說定的、你怎生多要了、你有兒的便這般羅横、兩個打將起來、劉員外問知緣故、叫張郎勸他、怎當得劉九兒不識風色、指着大都子千絕戶萬絕戶的罵道、我有兒子是請得錢、干你這絕戶的甚事、張郎臉兒掙得通紅、止不住他的、只劉員外已聽得明白、大哭道、俺沒兒子的、這等沒下稍、悲哀不止、連媽媽女兒傷了心、一齊都哭將起來、張郎沒做理會處、散罷、只

見一個人落後走來、望着員外媽媽施禮、你道是誰、正是劉引孫、員外道、你爲何到此、引孫道、伯伯伯娘、前與侄兒的東西、日逐盤費用度盡了、今日聞知在這里散錢、特來借些使用、員外看着、媽媽在傍看見、媽媽不做聲、就假意道、我前日與你的錢鈔、你怎不去做些營生、便是這樣沒了、引孫道、侄兒只會看幾行書、不會做什麼營生、日日喫用、有減無增、所以沒了、員外道、也是個不成器的東西、我那有許多錢勾你用、狠狠要打、媽媽假意相勸、引姐與張郎對他道、父親惱哩、舅舅走罷、引孫只不肯去、苦要求錢、員外

將條柱杖、一直的趕將出來、他們都認是氣、也不來勸、引孫前走、員外趕去走上半里來路、迎引孫也不曉其意道、怎生伯伯也如此、作怪起來、員外見沒了人、纔叫他一聲、引孫、引孫撲的跪倒、員外撫着哭道、我的兒、你伯父沒了兒子、受別人的氣、我親骨血、只看得你、你伯娘雖然不明理、却也心慈、只是婦人一騎偏見、不看得破、不曉得別人的肉偎不熱、那張郎不是良人、須有日生分起來、我好歹勸化你伯娘轉意、你只要時節邊勤勤到墳頭上去看看、只一兩年間、我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今日靴裡有兩錠鈔、

我瞞着他們只做趕打將來與你你且拿去盤費兩日把我說的話不要忘了引孫領諾而去員外轉來收拾了家去張郎見丈人散了許多錢鈔雖也心疼却道是自今已後家財再沒處走動儘勾着他了未免志得意滿自孫自主要另立個鋪排把張家來出景漸漸把丈人丈母放在腦後倒像人家不是劉家的一般劉員外固然看不得連那媽媽積祖護他的也有些不伏氣起來虧得女兒引姐着實在裏邊調停怎當得男子漢心性硬劣只是自家那里來顧前顧後亦且女兒家順着丈夫日逐慣了也漸漸有些

引人之累如此

俺正而言家明

個私意亦天意也

隨着丈夫路上來了、自己也不覺得的、當不得有心的看不過、一日時逢清明節令、家家上墳祭祖、張郎既掌把了劉家家私、少不得劉家祖墳要張郎支持、去祭掃、張郎端正了春盛擔子、先同渾家到墳上去、年年劉家上墳已過、張郎隨後到自己祖墳上去、此年張郎自家做主、偏要先到張家祖墳上去、引姐道、怎麼不照舊先在俺家的墳上、等爹媽來上過了、再去、張郎道、你嫁了我、連你身後也要葬在張家墳裡、還先上張家墳、是正禮、引姐拗丈夫不過、只得隨他先去上墳、不題那媽媽同劉員外已後起身到墳上

來員外問媽媽道、他們想已到那里多時了、媽媽道、這時張郎已擺設得齊齊整整、同女兒在那里等了、到得墳前、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影響、看那墳頭、已有人挑些新土、蓋在上面了、也有些紙錢灰與酒澆的濕土在那里、劉員外心裡明知是侄兒引孫到此過了、故意道、誰曾在此先上過墳了、對媽媽道、這又作怪、女兒女婿不曾來、誰上過墳、難道別姓的來不成、又等了一回、還不見張郎和女兒來、員外等不得、說道、俺和你先拜了罷、知他們幾時來、拜罷、員外問媽媽道、俺老兩口兒百年之後、在那里埋葬便好、媽媽

指着高剛兒上說道、這答樹木長的似傘兒一般、在這所在埋葬也好、員外嘆口氣道、此處沒我和你的分、指着一塊下洼水渰的絕地道、我和你只好葬在這裏、媽媽道、我每又不少錢、揀着好的所在、怕不是我們葬、怎麽倒在那水渰的絕地、員外道、你高岡有能氣的、須讓他有兒子的葬、要圖箇後代興旺、和你沒有兒子、誰肯讓我、只好剩那絕地與我們安骨頭、攛是沒有後代的、不必好地了、媽媽道、倘怎生沒後代、現有姐姐姐夫哩、員外道、我可忘了、他們還來求我和你且說閒話、我且問你、我姓什麽、媽媽道、

稽和批道直窮到底可將活了說出者

誰不曉得姓劉也要問員外道我姓劉你可姓甚麼媽媽道我姓李員外道你姓李怎麼在我劉家門裡媽媽道又好笑我須是嫁了你劉家來員外道街上人喚你是劉媽媽喚你是李媽媽媽媽道常言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車骨頭半車肉都屬了劉家怎麼叫我做李媽媽員外道原來你這骨頭也屬了俺劉家了這等女兒姓甚麼媽媽道女兒也姓劉員外道女婿姓甚麼媽媽道女婿姓張員外道這等女兒百年之後可往俺劉家墳裡葬去還是往張家墳裡葬去媽媽道女兒百年之後自去張家墳裡葬去說

到這句媽媽不覺的鼻酸起來員外曉得有些省了便道却又來這等怎麽叫做得劉門的後代我們不是絶後的麽媽媽放聲哭將起來道員外怎生直想到這里俺無兒的真箇好苦員外道媽媽你幾省了就沒有兒子但得是劉家門裡親人也須是一瓜一蒂生前塋墳而拜死後共土而埋那女兒只在別家去了有何交涉媽媽被劉員外說得明切言下大悟况且平日看見女婿的喬做作今日又不見同女兒先到也有好些不像意了正說間只見引孫來墳頭收拾鐵鍬看見伯父伯娘便拜此時媽媽不比平日

覺得親熱了、好些。問道、你來此做甚麽、引孫道、侄兒特來上墳添土來、媽媽對員外道、親的則是親、引孫也來上過墳添過土了、他們還不見到、員外故意惱引孫道、你爲甚麽不挑了春盛擔子齊齊整整上墳、却如此草率、引孫道、侄兒無錢、只乞化得三杯酒一塊紙、略表表做了你的心、員外道、媽媽你聽說麽、那有春盛擔子的、爲不是子孫、這將還不來哩、媽媽也老大不過意、員外又問引孫道、你看那邊鴉飛不過的庄宅、石羊石虎的墳頭、怎不去到俺這裏做甚麽、媽媽道、那邊的墳、知他是那家、他是劉家子孫、怎不

此淚不易

到俺劉家墳上來、員外道、媽媽你纔曉得引孫是劉家。子。孫。你先前可不說姐姐姐夫是子孫麽、媽媽道、我起初是錯見了、從今以後、侄兒只在我家裡住、你是我一家之人、你休記着前日的不是、引孫道、這箇侄兒怎敢、媽媽道、喫的穿的、我多照管你便了、員外叫引孫拜謝了媽媽、引孫拜下去道、全仗伯娘看劉氏一脉、照管孩兒則箇、媽媽簌簌的掉下淚來、正傷感處、張郎與女兒來了、員外與媽媽問其來遲之故、張郎道、先到寒家墳上完了事、纔到這裡來、所以遲了、媽媽道、怎不先來上俺家的墳、要俺老兩口兒等

我媳之忍出于且發快既決哉

這半日，張郎道：「我是張家子孫，禮上須先完張家的事。」媽媽道：「姐姐呢？」張郎道：「姐姐也是張家媳婦。」媽媽見這幾句話，恰恰對着適間所言的，氣得目睜口呆，變了色道：「你既是張家的兒子媳婦，怎生掌把着劉家的家私？」分付就女兒處把那放匙鑰的匣兒奪將過來道：「已後張自張，劉自劉。」徑把匣兒交與引孫了，道：「今後只是俺劉家人當家。」此番連劉員外也不料媽媽如此決斷。那張郎與引姐平日護他慣了的，一發不知在那里說起，老大的沒趣，心裡道：「怎麼連媽媽也變了卦？」竟不知媽媽已被員外勸化得明明白

自的了張郎[不識敬]還指點叫擺祭物員外媽媽大怒道我劉家祖宗不喫你張家殘食改日另祭各不喜歡而散張郎與引姐回到家來好生埋怨道誰匡先上了自家墳討得此番發惱不打緊連家私也待去與引孫掌把了這如何氣得過却又是媽媽做上的一發作怪引姐道爹媽認道只有引孫一個是劉家親人所以如此當初你待要暗算小梅他有些知覺豫先走了若留得他在時生下個兒弟須不讓那引孫做天氣況且自己兄弟還情愿的讓與引孫實是氣不干張郎道平日又與他冤家對頭如今他當了家我

們倒要在他喉下取氣了怎麼好還不如再求媽媽
則箇引姐道是媽媽主的意如何求得轉我有道理
只呼引孫一樣當不成家罷了張郎問道計將安出
引姐只不肯說但道是做出便見不必細問明日劉
員外做箇東道請著隣里人把家私交與引孫掌把
媽媽也是心安意肯的了引姐曉得這箇消息道是
張郎沒趣打發出外去了自已着人悄悄與東庄姑娘
處說了接了小梅家來元來小梅在東庄分娩生下
一箇兒子已是三歲了引姐私下寄衣寄食去看覷
他瞞了只不把家裡知道惟恐張郎曉得生出嫉妬

毒害來還要等他再長成些纔與父母說破爾今幽
終有女兒之氣
爲氣不過引孫做財主只得去接了他母子來家又
日來對劉員外道爹爹不認女壻做兒子罷怎麽連
女兒也不認了員外道怎麽不認只是不如引孫親
些引姐道女兒是親生怎麽倒不如他親員外道你
須是張家人了他須是劉家親人引姐道便做道是
親未必就該是他掌把家私員外道除非再有親似
他的纔奪得他那里還有引姐笑道只怕有也不見
得劉員外與媽媽也只道女兒忿氣說這些話不在
心上只見女兒走去叫小梅領了兒子到堂前對爹

媽說道、這可不是親似引孫的來了、員外媽媽見是小梅、大驚道、你在那里來、可不道逃走了、小梅道、誰逃走、須守着孩兒哩、員外道、誰是孩兒、小梅指着兒子道、這箇不是、員外又驚又喜道、這箇就是你所生的孩兒、一向怎麽說、敢是夢裡麽、小梅道、只問姊娘、便見明白、員外與媽媽道、姐姐快說些箇、引姐道、父親不知、聽女兒從頭細說一遍、當初小梅姨姨有半年身孕、張郎使嫉妒心腸、要所算小梅、女兒想來、父親有許大年紀、若所算了小梅、便是絕了父親之嗣、是女兒與小梅商量、將來寄在東庄姑姑[illegible]

不悔是大証見

女兒俱看未可認劉只護劉也和間女與婿同

得了這箇孩兒這三年只在東莊姑姑處撫養、身衣口食、多是你女兒照管他的、還指望再長成些、方纔說破、今見父親認道只有引孫是親人、故此請了他來家、須不比女兒、可不比引孫還親些麼、小梅也道、其實虧了姑娘、若當日不如此、別全怎保得今日有這箇孩兒、劉員外聽能、如夢初覺、如醉方醒、心裡感激着女兒、小梅又教兒子不住的叫他爹爹、劉員外聽得一聲、身也麻了、對媽媽道、元來親的只是親女兒、婿劉到底也還護着劉家、不肯順從張郎、把兄弟壞了、今日有了老生兒、不致絕後、早則不在絕地上

忍而認偷產背雙矣

安墳了。皆是孝順女所賜。老夫怎肯知恩不報。如今有箇主意。把家私做三分分開。女兒姪兒孩兒各得一分。大家各管家業。和氣過日子罷了。當日叫家人尋了張郎家來。一同引孫及小孩兒拜見了隣舍諸親。就做了箇分家筵席。盡歡而散。此後劉媽媽認了真。十分愛惜着孩兒。員外與小梅自不必說。引姐引孫又各內外保全。張郎雖是嫉妬。也用不着。畢竟培養得孩兒成立起來。此是劉員外廣施陰德。到底有後。又恩待骨肉。原受骨肉之報。所謂親一支熱一支也。有詩爲證。

女壻如何有異圖　總因財利令親疎

若非孝女關疼熱　畢竟劉家有後無

拍案驚奇卷三十八終

拍案驚奇卷三十九

喬勢天師禳旱魃　秉誠縣令召甘霖

詩云

自古有神巫、其術能役鬼
禍福如燭照、妙解陰陽理
不獨傾公卿、時亦動天子
豈似後世者、其人總村鄙
語言甚不倫、偏能惑閭里
淫祀無虛日、狂殺供牲醴
安得西門豹、投畀鄴河水

話說男巫女覡自古有之、漢時謂之下神、唐世呼為

見鬼人、儘能役使鬼神、曉得人家禍福休咎、令人趨避、頗有靈驗、所以公卿大夫、都有信着他的、甚至朝廷宮闈之中、有時召用、此皆有箇真傳授、可以行得去做得來的、不是荒唐、却是世間的事、有了真的、便有假的。那無知男女、妄稱神鬼、假說陰陽、一些影響沒有的、也一般會哄動鄉民、做張做勢的、從古來就有了、直到如今、真有術的巫覡、已失其傳、無過是些鄉裡村夫游嘴老嫗、男稱太保、女稱師娘、假說降神召鬼、哄騙愚人、口裡說漢話、便道神道來了、字是脫不得鄉氣、信口胡柴的、多是不囫圇的官話、杜撰出

天上有不識字仙人則亦有不會官話的神道

來的字眼、正經人聽了、渾身麻木、恐唉不住的、鄉里人信是活靈活現的神道、區區的信伏、不知天下曾有那不會講官話的神道麼、又還一件可恨處、見人家有病人來求他、他先前只說救不得、直到拜求懇切了、口裏說出許多牛羊豬狗的愿心來、要這家脫衣典當、殺生害命、還恐怕神道不肯救、啼啼哭哭的、及至病已犯拙燒熱、無效再不怨恨他、疑心他、只說不曾盡得心、神道不肯歆、見得如此邀燒献得緊了、不知弄人家費多少錢鈔、傷多少性命、不過供得他一時亂話、喫得些騙得些罷了、律上禁止師巫邪術、

其法甚嚴也還加他邪術二字還成一家說話而今并邪邪不成邪術不成術哄弄愚民信伏習以成風眞是痼疾不可解只好有識之人的笑柄而已蘇州有個小民姓夏見這些師巫興頭也去投着師父指望傳些眞術豈知費了拜見錢並無甚術法得傳只教得些遊嘴門面的話頭就是祖傳來輩輩相授的秘訣習熟了打點開場施行其儕有箇范春元名汝輿最好戲耍曉得他是頭番初試原沒甚本領的設意要弄他一場笑話來哄他道你初次降神必須露些靈異出來人纔信服我承爲你儕人

與你商量箇計較幇襯着你等別人驚駭方妙夏丞
道相公有何妙計范春元道明日等你上場時節吾
手裡拿着糖糕叫你猜你一猜就着我就贊嘆起來
這些人自然信服了夏丞道相公肯如此幇襯小人
小人萬幸到得明日遠近多傳道新太保降神來觀
看的甚衆夏丞登場正在捏神搗鬼妝憨打癡之際
范春元手中捏着一把物事來問道你猜得我掌中
何物便是眞神道夏丞笑道手中是糖糕范春元假
意拜下去道猜得着果是神明卽拿手中之物塞在
他口裡去夏丞只道是糖糕一口接了誰知不是糖

虛誕妄善戲謔也

糕滋味又臭又硬甚不好吃欲待吐出先前猜錯了恐怕露出馬脚只得攢眉忍苦嚥了下去范春元見喫完了發一聲道好神明喫了乾狗屎了衆人起初看見他喫法煩難也有些疑心及見范春元說破曉得被他做作盡皆哄然大笑一時散去夏巫喫了這場羞傳將開去此後再弄不興了似此等虛妄之人該是這樣處置他縱妙怎當得愚民要信他騙哄術范春元是箇讀書之人弄他這些破綻出來若不然時又被他胡行了范春元不足奇宋時還有箇小人也會不信師巫弄他一場笑話華亭金山廟臨海邊

以能作
語驚

乃是漢靈將軍祠、地方人相傳道是錢王霸吳越時、他曾起陰兵相助、故此崇建靈宮、淳熙末年廟中有箇巫者因時節迎聚集縣人、捏神捏鬼說將軍附體、宣言祈祝他的廣有福利、縣人信了、紛紛前來、獨有錢寺正家一個幹僕沈暉、倔強不信、出語褻侮、有與他一班相好的、恐怕他觸犯了神明、盡以好言相勸、叫他不可如此戲弄、那廟巫宣言道、將軍甚是惱怒、要來降禍沈暉、偏要與他爭辨道、人生禍福天做定的、那里什麼將軍來擺佈得我、就是將軍有靈、決不附著你這等村蠢之夫、來說禍說福的、正在爭辨之

方回索
取也

時沈琳一交跌倒尸流涎沫登時暈去內中有同來的奔告他家裡妻子多來看視見了這箇光景分明說是得罪神道了拜着廟巫討饒廟巫越妝起腔來道悔謝不早將軍盛怒已執錄了精魄押赴酆都死在頃刻救不得了廟巫看見暈去不醒正中下懷落得大言恐嚇妻子驚惶無計對着神像只是叩頭又苦苦哀求廟巫廟巫越把話來說得狠了妻子只得撫尸慟哭看的人越多了相戒道神明利害如此戲說不得的廟巫一發做着天氣十分得意只見沈琳在地下撲的跳將起來眾人盡道是強魂所使俱各

[illegible]艷必絶真是伶俐

驚鬧沈畢在人叢中蹤出扭住廟巫連打數掌道[illegible]把你這枉口嚼舌的不要慌那曾見我鄮都去了妻子道你適纔却怎麽來沈畢大笑道我見這些人信他故意做這箇光景要他一要有甚麽神道來廟巫一場沒趣私下走出廟去躲了合廟之人盡皆散去從此也再弄不興了看官只看這兩件事你道巫師該信不該信所以聰明正直之人再不被那一干人所惑只好哄愚夫愚婦一象不通的小子而今說一箇極做天氣的巫師撞着箇極不下氣的官人弄出一場極暢快的事來比着西門豹投巫還覺希罕正

是

奸欺妄欲言生死　瞞知受欺正於此
世人認做活神明　只合同嘗乾狗屎

話說唐武宗會昌年間有箇晉陽縣令姓狄名維謙
乃反周爲唐的名臣狄梁公仁傑之後守官清恪立
心剛正凡事只從直道上做去隨你強橫的他不怕
就上官也多謙讓他一分治得箇晉陽戶不夜閉道
不拾遺百姓家家感德啣恩無不賛嘆的誰知天災
流行也是晉陽地方一箇悔氣雖有這等好官在上
天道一時亢旱起來自春至夏四五箇月內滴雨半

霖雨澤但見
田中紋拆井底塵生滾滾烟飛盡是晴光浮動
微微風撼元來燄氣熏蒸蠛蠓不絕蟄止得泥
漿半杓車舟無虛刻何來活水一泓供養着五
湖四海行雨龍王急迫煞八口一家喝風狗命
止有一輪紅日炎炎照那見四野陰雲欸欸興
旱得那晉陽數百里之地土燥山焦港枯泉涸艸木
不生禾苗盡槁急得那狄縣令屏去侍從儀衛在城
隍廟中跣足步禱不見一些微應一面裁牒盖禁屠
宰日日行香夜夜露禱凡是那救旱之政沒一件不

刻寫而 得出出 是為巫 宜參而 與政宜 要政耳

非其有此等所以此篇行得去

做過了話分兩頭本州有箇無賴邪民姓郭名賽璞自幼好習符呪投着一箇并州來的女巫結爲夥伴名稱師兄師妹其實暗地裡當做夫妻兩箇一正一副花嘴騙舌哄動鄉民不消說亦且男人外邊招搖女人内邊蠱惑連那官宦大戶人家也有要禳除災禍的也有要祛除疾病的也有夫妻不睦要他魘禳和好的也有要妾和姤要他各使魘魅的種種不一弄得太原州界内七顛八倒本州監軍使乃是内監出身這些太監心性一發敬信的了不得監軍使適要朝京因爲那時朝廷也重這些左道異術把郭賽璞

大必小

有伎倆

妙人

與女巫便思量隨着監軍使之便到京師走走圖些僥倖那監軍使也要作興他們主張帶了他們去到得京師眞是五方雜聚之所姦宄易藏邪言易播他們施符設咒救病除妖偶然撞着小小有些應驗便一傳兩兩傳三各處傳將開去道是異人異術分明是一對活神仙在京裡了及至求見他的他們皆着這些大言不斷的話頭見神見鬼說得活靈活現又且兩箇一鼓一板你强我賽除非是正人君子不爲所惑隨你哮喊伶俐的好漢但是一分信着鬼神的沒一箇不着他道兒外邊旣已鬨傳其名又因監軍

使到北司各監贊揚，并得這些太監往來的多了，女巫遂得出入宮掖，時有恩賚，又得太監們幫襯之力，貨緣聖旨，男女巫俱得賜號天師。元來唐時崇尚道術，道號天師，僧賜紫衣，多是不以為意的事，卻也沒箇什麼職掌衙門，也不是什麼正經品職，不過取得名聲好聽，恐動鄉里而已。郭賽璞既得此號，便思榮歸故鄉，同了這女巫，仍舊到太原州來。此時無大無小，無貴無賤，盡稱他每為天師，他也撇樣作樣，一發與未進京的時節氣勢大不同了。正值晉陽大旱之際，無計可施，狄縣令出着告示，道不拘官吏軍民人

好正　真實

等、如有能興雲致雨、本縣不惜重禮酬謝、告示張出、有縣裡一班父老、率領着若干百姓、來稟縣令道、本州郭天師、符術高妙、名滿京都、天子尚然加禮、若得他、一至本縣祠中、那祈求雨澤、如反掌之易、只恐他尊貴、不能勾得他來、須得相公虔誠敦請、必求其至、以救百姓、百姓便有再生之望了、狄縣令道、若果然其術有靈、我豈不能爲着百姓、屈己求他、只恐此輩是大奸猾、煽起浮名、未必有真本事、亦且假竊聲號、妄自尊大、請得他來、徒增傲慢、一番騷擾、不能有益、不如就近訪那真正好道、潛修得力的、未必無人、或

者有得出來應數定勝此龍虎嚣的一倍本縣所以未曾慕名聞此妄端耳今老道相公所見固是但天下有其名必有其實見放着那朝野聞名嘩噪的大師不求還那里去另訪得道的這是現鐘不打又去煉銅了若相公恐怕供給煩難百姓們情愿照里遞人丁派出做公費只要相公做主求得天師來便是大之恩了縣令道你們所見既定我何所惜於是縣令備着花紅表禮寫着懇請書啟差個知事的吏典代縣令親身行禮備述來意已畢天師孫態甚是倨傲聽了一回慢然答道要祈雨麼眾人叩頭道正是

此門刁
狗[illegible]
好笑

尹[illegible]說道、亢旱乃是天意、必是本方百姓罪業深重、
之、且今縣官吏貪污不道、上天降罰、見得如此、我等
奉天行道、怎肯違了天心、替你們祈雨、衆人又叩頭
道、若此本縣縣官、甚是清正有餘、因爲小民作業上
天降災、縣官心生不忍、特慕天師大名、致來禮聘屈
尊到縣、祈請一壇甘雨、萬勿推却、爲民感戴、天師又
哄道、我等豈肯輕易赴汝小縣之請、再三不肯、吏典
等同來同覆了狄縣令、父老同百姓等多哭道、天師
不肯來、我輩眼見得不能存活了、還是縣宰相公再
行敦請、是必要他一來便好、縣令沒奈何、只得又加

恩民者
惱

禮物、除添了人、另寫了懇切書啟文中個文書到州裡、史州將分上、懇請必來、州將見縣尉如此懃懇、只得自去拜望天師、求他一行、天師見州將自來、不得已、方纔許諾、衆人見天師肯行、歡聲動地、恨不得連身子都許下他來、天師叫備男女轎各一乘、同着女師前往、這邊吏典父老人等、惟命是從、敢不齊整備着男女二轎、多結束得分外鮮明、一路上秉香燃燭、幢幡寶蓋、真似迎着一尊活佛來了、到得晉陽界上、狄縣令當先迎着他兩人、出了轎、與縣令見禮畢、縣令把着盞、替他兩個上了花紅綵段、備過馬來換了

亦八教爲村姬之福安得不敗

轎、縣令親替他籠着馬、跋樂前導、迎至祠中、先擺着下馬酒筵、極其豐盛、就把鋪陳行李之類、收拾在祠後潔淨房內、縣令道了安置、别了自去、專候明日作用不題、却說天師到房中、對女巫道、此縣中要我每祈雨、意思虔誠、禮儀豐厚、只好這等了、滿縣官吏人民、個個仰望着下雨、假若我們做張做勢、造化撞着了、下雨便好、倘不遇巧、怎生打發得這些人、女巫道枉、叫你弄了若干年代、把戲這樣小事、就費計較、明日我每只把雨期約得遠些、天氣晴得久了、好歹多少下些、有一兩點灑灑、便算是我們功德了、萬一到

上又來要　是老好

底不下、只是尋他們事故、左也是他不是、右也是他不是、我得他們不耐煩、我們做個天氣、只是撇着要去、不肯再留、那時只道惱了我們性子、扳留不住、自家只好忙亂、那個還來議我們的背後不成、天師道、有理、他既十分敬重我們、料不敢拏我們破綻、（所、情、在、此）只是老着臉皮做便了、商量已定、次日縣令到祠請祈禱、天師傳命就於祠前設立小壇、停當、天師同女巫在城隍神前、口裡胡言亂語的說了。。好些鬼話、一同上壇來、天師登位、敲動令牌、女巫將着九環單皮鼓打的厮琅琅價響、燒了好幾道符、天師站在高處、

四下一望看見東北上微微有些雲氣思量道夏雨北風生莫不是數日內有雨落得先說破了做個人情下擅來對縣令道我為你飛符上界請雨已奉上帝命下了只要你們至誠三日後雨當沾足這句說話傳開去萬民無不勝踴喜歡四郊士庶多來團集了只等下雨懸懸望到三日期滿只見天氣越晴得正路了

烈日當空浮雲掃淨曬蝻得育乘熱氣以飛揚魚鱉潛蹤在湯池而蹶蹐輕風罕見直挺挺不動五方旗幟雨無徵苦哀哀只聞一路哭

入尘山 許俊嫂 丁火

縣令同了若干百姓來問天師道三日期已滿怎不見一些影響天師道災沴必非虛生實由縣令無德故此上天不雨我今爲你處說再告狄縣令見說他無德自巳引罪道下官不職災禍自當怎忍貽累於百姓萬望天師曲爲周庇盡使折盡下官福算換得一場雨澤救取萬民不勝感戴天師道亢旱必有旱魃我今爲你一面祈求雨澤一面搜尋旱魃係你七日之期自然有雨縣令道旱魃之說詩書有之只是如何搜尋天師道此不過在民間你不要管我縣令道果然搜尋得出致得雨來但憑天師行事天師就

令女巫到民間各處尋旱魃，但見民間有懷孕十月將足者，便道是旱魃在腹內，要將藥墮下他來。民間多慌了，他又自恃是女人，從一家內室不走進去？但是有娠孕的，多瞞他不過，富家恐怕出醜，只得將錢財賄囑他，所得賄賂無算。只把一兩家貧婦帶到官來，只說是旱魃之母，將水澆他。縣令明知無干，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儘意奉承他。到了七月，天色仍復如舊，毫無效驗。有詩為証：

旱魃如何在婦胎，奸徒設計詐人財。
雖然不是祈禳法，只合雷聲頭上來。

如此作爲十日有多天不凑趣假如肯輕輕鬆鬆洒下了幾點也要算他功勞滿場賣弄本事受酬謝去了怎當得乾陣也不打一個兩人自覺沒趣推道是此方未該有雨擔閣在此無用一面收拾立刻要還本州這些愚騃百姓一發慌了嚷道天師在此尚然不能下雨若天師去了這雨再下不成了豈非一方百姓該死多來苦告縣令定要扳留縣令極是愛百姓的順着民情只得出拜告苦留道天師既然肯爲萬姓特地來此還求至心祈禱必求個應驗救此一方如何做個勞而無功去了天師被縣令禮求百姓

簡消肯縣官往賢所以難賢

苦告、無言可答、自想道、若不放下個臉來、怎生纔得過、勃然變色、罵縣令道、庸瑣官人、不知天道、你做官不才、本方該滅、天時不肯下雨、留我在此何幹、縣令不敢回言與辨、但稱謝道、本方有罪、自干天譴、非敢更煩天師、但特地勞瀆天師到此一番、明日須要治酒奉餞、所以屈留一宿、天師方纔和[illegible]道、明日必不可遲了、縣令別去、自到衙門裡來、召集衙門中人、商他道、此輩猾徒、我明知矯誣無益、只因愚民輕信、只道我做官的不肯屈意、以致不能得雨、而今我奉事之禮、祈懇之誠、已無所不盡、只好這等了、他不說自

已邪妄沒力量反將惡語詈我我忝居人上今為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為官耶明日我若有所指揮你等須要一一依我而行不管有甚好歹是非我身自當之你們不可遲疑落後了這個狄縣令一向威嚴又且德政在人個個信服他的分付那一個不依從的當日衙門人等俱各領命而散次早縣門未開已報天師嚴飭歸騶一面催促起身了管辦吏來問道今日相公與天師餞行酒席還是設在縣裏還是設在祠裏也要預先整備纔好怕一時來不迭縣令冷笑道有甚來不迭竟叫打頭踏到祠中來與天師送行

隨從的人多疑心道、酒席未曾見備、如何送行、那邇祠中天師也道、縣官旣然送行、不知設在縣中、還是祠中、如何不見一些動靜、等得心焦、正在祠中發作道、這撓意慢的縣官、怎得天肯下雨、須臾間縣令已到、天師還帶着怒色、同女巫一齊懷道、我們要回去的、如何沒些事故擔閣我們、甚麼道理、旣要餞行、何不快些、縣令改容、大喝道、大膽的奸徒、你左道女巫妖惑日久、撞在我手、當須死在今日、還敢說歸去麼。喝一聲、左右拏下、官長分付、從人怎敢不從、一聲公人暴雷也似答應一聲、提了鐵鍊、如鷹拏燕雀、把兩

師此獻快便當大雨如注

人扣脏頸鎖了扯將下來縣令先告城隍道攝擬妖徒、哄騙愚民、誣妄神道、今日請為神明除之。喝令按倒在城隍面前道。我今與你二人餞行。各鞭背三十。打得皮開肉綻、血濺庭堦、鞭罷、細縛起來、投在祠前漂水之內。可笑郭寨璞與并州女巫撒了一世邪人、今日死于非命、

　　強項官人不受挫、妄作妖巫干托大、
　　神前杖背神不靈、瓦罐不離井上破、

狄縣令立刻之間、除了兩個天師、左右盡皆失色、有老成的來禀道、欺妄之徒、相公除了甚當、只是天師

之、就朝廷所賜、萬一上司嗔、怪朝廷罪責、如之奈何。縣令道此輩人無根絆、有權術、留下他寬他、不然必受他中傷、既死之後、如飛蓬斷梗、還有甚麼親識故舊來黨護他的、即使朝廷責我擅殺、我擔着一官便了、沒甚大事、眾皆惟唯、服其膽量、縣令又自想道、我除了天師、若雨澤仍舊不降、無計懸民、越發歸咎于我、道是得罪神明之故了、我想神明在上、有感必通、妄誕庸奴、原非感格之輩、若堂堂縣宰、為民請命、豈有一念至誠不蒙鑒察之理、遂叩首神前、虔禱道、誣妄奸徒、身行譎事、口出誣言、玷污神德、謹已誅訖、上

西公祉
山精術
撰海阿
此一念
得

天雨澤既不輒狗妖孽必當毖念正直再無感應是
神明不靈善惡無別矣若果係縣令不德罪止一身
不宜重害百姓今叩首神前維謙發心從此在祠後
高岡烈日之中立曝其身不得雨情願稿死誓不休
息言畢再拜而出那祠後有山高可十丈縣令即命
設席焚香簪冠執笏朝服獨立於上分付從吏俱各（好看）
散去聽候闔城士民聽知縣令如此行事大家駭愕
起來道天師如何打死得的天師決定不死邑長惹
了他必有奇禍如何是好又見說道縣令在祠後高
岡上烈日中自行曝晒祈禱上天去了於是奔走紛

紜、盜來覷看攪做了人山人海賊牆也似殺將攏來、可煞怪異眞是來意至誠無不感應起初縣令步到岡上之時炎威正熾砂石流鑠、待等縣令站得脚定了、忽然一片黑雲推將起來大如車蓋恰恰把縣令所立之處遮得無一點日光四周日色盡曬他不着自此一片起來四下裡慢慢黑雲、陸續接着、與起初這覆頂的混做一塊生成了、雷震數聲、甘雨大注但見

千山發魃萬境昏霾 沫飛流空中宛轉群龍舞、怒號狂嘯野外奔騰萬騎來閃爍曳兩道

流光閃爍轟鳴幾聲連鼓淋漓無已只教農子
心歡震疊不消說是惡人膽怯
這場雨足足下了一個多時辰直下得滿溝盈澮滿原
野滂流士民拍手歡呼感激縣令相公為民辛苦說
萬數千的跑上岡來擁擁着狄公自山而下脫下長
衣當了傘子遮着雨縣老幼婦女拖泥帶水連路只
是叩頭贊誦狄公反有好些不過意道快不要如此
此天意救民本縣何德怎當得眾人感謝的多不曉
得精誠所感但見縣官打殺了天師又念得祈雨畢
竟都說廣大手段又比天師高强把先前崇奉天師

這些虔誠多校在縣令身上了縣令到廳分付百姓各散隨取了各鄉各壁雨數尺寸文書申報上司去那時州將在州先聞得縣官杖殺巫者也有些怪他輕舉妄動道是禮請去的縱不得雨何至於殺若畢竟請雨不得豈不枉殺無辜及見文書上來報着四郊雨足又見百姓雪片也似投狀來稱贊縣令賢致雨許多好處州將纔曉得縣令正人君子政績殊常深加歎異有心要表揚他又恐朝廷怪他杖殺巫者只得上表一道明列其事內中大畧云

鄴巫等猥瑣細民妖誣惑衆雖竊名號擅興鬻

緣及在鄉里瀆神害下淩轢邑長乎土之官爲民誅之亦不爲過狄其力足除奸誠能動物縣軀致雨其見異績聖世能臣禮宜優異云云其時藩鎮有權州將表上朝廷不敢有異亦且郭巫等原係無籍棍徒一時在京自濫寵榮到得出外多時京中原無羽翼心腹記他在心上的就打死了沒人仇恨名雖天師只當殺個平民罷了果然不出狄縣令所料那晉陽是彼時北京一時狄縣令政聲朝野喧傳盡皆欽服其人品不一日部書下來褒異部云

此今有司所利鑒如[illegible]

維護劉氏。良才忠臣。華胄視茲。天厲將瘵吾民。當請禱于晉祠。類我巫于鄭縣。懸山椒之長[illegible]。事等焚軀。抱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鑒克誠。予意豈忘褒善。特頒米綬。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當下賜錢五十萬、以賞其功、從此狄縣令遂為唐朝名臣、後來歷任去後、本縣百姓感他建造生祠香火不絕、祈晴禱雨、無不應驗、只是一念剛正見得如此。可見邪不能勝正、那些喬妝做勢的巫師、做了水中淹死鬼、不知幾時纔超昇哩、正是、[illegible]

看此段話文有詩爲証

盡道天師術有靈　如何水底不廻生

試看甘雨隨車後　始信如神是至誠

附錄

即空觀評閱出像小說

拍案驚奇

即空觀主人胸中磊塊故須斗酒之澆腹底芳腴時露一斑之味見舉世盛行小說遂寸管獨發新裁摭拾奇裒演激快暢原欲作規箴之善物矢不為風雅之罪人本坊購求不啻拱璧昔賞鑒何異藏珍

金閶安少雲梓行

拍案驚奇目錄

拍案驚奇目錄終

拍案驚奇卷四十

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人生凡事有前期　尤是功名難強為
多少英雄埋沒殺　只因莫與指途迷

詩云

話說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沒有甚定准的。自古道：文齊福不齊。隨你胸中錦繡，筆下龍蛇，若是命運不對，到不如乳臭小兒、貢菜傭，早登科甲去了。就如唐時以詩取士，那李杜王孟，不是萬世推尊的詩祖？却是李杜俱不得成進士，孟浩然連官多沒有，止有王摩詰一人有科第，又還虧得岐王幫襯，把個

輪袍打了九公主關節、纔奪得解頭、若不會賄賂鑽刺、也是不穩的、只這四大家尚且如此、何況他人、及至詩不成詩、而今世上不傳一首的、當時發解的元不少、看官你道有甚麼清頭在那裡、所以說

文章自古無憑據、　惟願朱衣一點頭、

說話的、依你這樣說起來、人多不消得讀書勤學、只靠着命中福分罷了、看官不是這話、又道是盡其在我、聽其在天、只這些福分、又是着興頭走的、那奮發不過的人、終久容易得些、也是常理、故此說皇天不負苦心人、畢竟不到得没成、應得的多、但是科場中鬼

[illegible][illegible]真姿

長安街當有之景

神弄人。只有那該僥倖的時來福湊，該迍邅的七顛八倒。這兩項嚇死人。先聽小子說幾件科場中事體，做箇起頭。有個該中了，擡着人來扶襯的。湖廣有個舉人姓何，在京師中會試，偶入酒肆，見一夥青衣大帽人，在肆中飲酒。聽他說話，半文半俗，看他氣質，假斯文，帶些光棍腔。何舉人另在一座，自斟自酌。這些人見他獨自一個寂寞，便來邀他同坐。何舉人不辭，就便隨和歡暢。這些人道是不做腔，肯入隊，且又好相與，叢多快活。喫罷散去，隔了幾日，何舉人在長安街過，只見一人醉臥路傍，衣帽多被塵土染污，仔細

一看、却認得是前日酒肆裡同喫酒的內中一人也是何舉人忠厚處、見他醉後狼藉、不像樣、走近身扶起他來、其人也有些醒了、張目一看、見是何舉人扶他、把手、拍一拍、臂膊、哈哈、笑道、相公造化到了、就伸手袖中解出一條汗巾來、汗巾結裡、裹着一個兩指大的小封兒、與何舉人道、可令到下處自看、何舉人不知其意、袖了到下處去、下處有好幾位同伴試的在那裡、何舉人也不道是甚麼機密勾當、不以為意、竟在眾人面前、拆開看時、乃是六個圈、書題目八個經題目、共十四個、同寓人見了、問道、此自何來、何舉

不信者多、只因世做文字耳

人把前日酒肆同飲、今日跌倒街上的話、說了一遍道是這個人與我的、我也不知何來、同寓人道、這是光棍們假作此等些人的、不要信他、獨有一個姓安的心裡道、便是假的、何妨、我們落得做做熟也好、就與何舉人約了、每題各做一篇、又在書坊中尋刻的好文、參酌改定、後來入場七個題目、都在這裡面的、二人多是預先做下的文字、皆得登第、元來這個醉臥的人、乃是大主考的書辦、在他書房中抄得這張題目、乃是一正一副、在內朦朧醉中、見了何舉人、扶他、喜歡、與了他、也是他機緣輻輳、又挈帶了一個姓

安的、這些同寓不信的人、可不是命裡不該當面錯過、

醉臥者人、吐露者神。
信與不信、命從此分。

有個該中了、撞着鬼來替、襯以揚州興化縣舉子、應應天鄉試頭場日夠睡一日不醒、號軍叫他起來日已晚了、正自心慌、且到號底厠上走走、只見厠中已有一個舉子在裡頭、問興化舉子道、凡文成未、答道、正因睡了失覺、一字未成、了不得、在這里厠中舉子道、吾文皆成、寫在王諱紙上、今疾作擔不得了、凡文

痢疾鬼有許文那中正不必往也

既來有、吾當贈兄、能他日中了、可謝我百金、與化舉子不勝之喜、廁中舉子就把一張王許紙遞過來、果然七篇多明明白白寫完在上面、說道小弟姓某名某、是應天府學、家在僻鄉、城中有賣柴牙人某人、是我侄、可一訪之、便可尋我家了、與化舉子領諾、拿到號房照他寫的謄了、得以完卷、進過三場、揭曉果中、急持百金、往尋賣柴牙人、問他叔子家裡、那牙人道有個叔子、上科正患痢疾進場、死在場中了、今科那得還有一個叔子、舉子大駭、曉得是鬼來幇他中的、同了牙人、直到他家、將百金為謝、其家甚貧、夢裡鬼

不料有此百金之得、闔家大喜、這點子只當百金買了一個春元。

一點文心、至死不磨、
上科之鬼、能助今科、

有個孩中了、撞着神借人來對槻的、寧波有兩生同在鑑湖方王寺讀書、一生假巧、一生拙誠、那拙的信佛、每早晚必焚香在大士座前禱告、願求明示場中七題、那巧的見他側留不休、心中笑他癡呆、思量要耍他一耍、遂將一張大紙、自擬了七題、把佛香燒成字、放在香几下、拙的明日早起拜神、看見了大信道

果可暗笑

是大士有靈果然密授祕妙依題遍採坊刻佳文名友窗課摸擬成七篇好文熟記不忘巧的見他信以爲實如此舉動道是被作弄着了背地暗笑他着鬼豈知進到場中七題一個也不差一揮而出竟得中式這不是大士借那假巧的手明把題目與他的

拙以誠求　巧者爲用
鬼神機權　妙手簸弄

有個孩中了自己精靈兒出幫襯的湖廣鄉試日某公在場閱卷倦了朦朧打盹只聽得耳畔嘆息道窮死窮死救窮救窮驚醒來想一想道此必是有士子

如此措語視若身經其事驗何也

要中的作怪了、仔細聽聽、聲在一箱中出、伸手取卷、毎拾起一卷、卷耳邊低低道不是、如此屢屢、落後一卷、聽得耳邊道正是、某公看看文字果好、取中、之、其聲、纔止、出榜後、本生來見某公、問道、場後有何異境、本生道、沒有、某公道、場中甚有影響、生平好講甚麽話、本生道、門生家寒、不甚在意、下筆作一文、成、只呼窮。死、救窮、以此爲常、別無他話、某公乃言閱卷時耳中所聞如此、說了、其相嘆異、連本生也不知道怎地起的、這不是自己一念緊切、精靈活現麽、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果然勇猛　自有神來

有個該中了人與鬼神相湊巧幇襯的浙場有個士子原是少年飽學走過了好幾科多不得中落後一科年紀已長也不做指望了幸得有了科舉圖進場完故事而已進場之夜忽夢見有人對他道你今年必中但不可寫一個字在卷上若寫了就不中了只可交白卷士子醒來道這樣夢也做得奇天下有這事麽不以爲意進場領卷正要搆思下筆只聽得耳邊廂又如此說道決寫不得的他心裡疑道好不作怪把題目想了一想頭紅面熱一字也忖不來就

跑燥起來道都是又不該中了所以如此悶悶睡去只見祖父俱來分付道你萬萬不可寫一字包你得中便了醒來嘆道這怎麽解如此夢魂纏擾料無佳思喫苦做甚麽落得不做拔了白卷出去罷出了場來自道頭一個就是他貼出不許進二場了只見試院開門貼出許多不合式的來有不完篇的有脫了稿的有差寫題目的紛紛不計其數正揀他一字沒有的不在其內到哈哈大笑道這些彌封對讀的多失了魂了隔了兩日不見動靜隨衆又進二場也只是見不貼出瞞生人眼進去戲耍罷了纔揑得筆

奇幻極笑

正遊又如此說他自笑道不勞分付頭場首卷二場爲他則甚世間也沒這樣騃子游衍了半日交卷而出道這番決難逃了只見第二場又貼出許多仍復沒有巳名自家也好生咤異又隨衆進了三場又交了白卷自不必說朋友們見他進過三場多來請教文字他只好背地暗笑不好說得到得榜發公然榜上有名高中了他只當是個夢全不知是那里起的隨着赴鹿鳴宴風騷真是十分僥倖領出卷來看三場俱完好且是錦綉滿紙驚得目睜口呆不知其故元來爾封所兩個進士知縣多是少年科第有意思

的道是不進得內廉心中不伏氣見了題目有些技癢要做一卷試試手段看還中得與否只苦沒個用印卷子雖有個把不完卷的逝將上來卻也有一篇半篇先寫在上了用不着的已後得了此白卷心中六落他兩個記着姓名便你一篇我一篇共相斟酌改訂湊成好卷彌封了發去謄錄三場皆如此果然中了出來兩個進士將地得意道是造人有天生造化反着人尋將他來問其白卷之故此生把夢寐叮囑之事場中耳畔之言一一說了兩個進士道我兩人偶然之興皆是天教代足下執筆的此生感激無

只是抄他人作卷亦可為生吞活剝者戒

盡認做了祖知門生、

張公喫酒　李公醉

命若該時　一字不貴

這多是該中的話了、若是不該中、也會千奇萬怪起來、有一個不該中、鬼神反來要他的、萬曆癸未年有個舉人晉九皐赴會試場前夢見神人傳示七個題目、醒來個個記得、第二日尋坊間文揀好的熟記了、入場七題皆合、喜不自勝、信筆將所熟文字寫完、不勞思索、自道是得了神功、必中無疑、誰知是年主考厭薄時文、盡搜括坊間同題文字、入內磨對、有試卷

相同的便塗壞了晉君為此竟不得中只得選了官去若非先夢七題自家出手去做還未見得不好這不是鬼神明明要他

夢是先機　番成悔氣

鬼善揶揄　直同兒戲

有一個不該中强中了鬼神來擺佈他的浙江山陰士人諸葛一鳴在本處山中發憤讀書不問過歲隆慶庚午年元旦未曉起身梳洗將往神祠中禱祈途間遇一群人喝道而來心裡疑道山中安得有此佇立在傍細看只見鼓吹前導馬上簇擁着一件東西

彼人怀罪作聲

落後貴人到乃一金甲神也一鳴明知是陰間神道迎上前來升問道尊神前驅所迎何物神道令科舉子榜一鳴道小生某人正是秀才榜上有名否神道沒有君名在下科榜上一鳴道小生家貧等不得尊（足矣）（即是既急躁人）神可移早一科否神道事甚難然與君相遇亦有緣試為君圖之若得中須多費俗錢我要去使用纔安穩不然我亦有罪犯一鳴許諾及後邊榜發一鳴名在來行上有冊印緣是數已填滿一個教官將着一鳴卷竭力來薦至見諸聲色主者不得已割去榜末一名將一鳴填補此是鬼神在暗中作用一鳴得中

鬼亦可假

鬼何至說出得于[illegible]如此[illegible]是[illegible]云[illegible]前[illegible]

甚喜、匆匆忘了燒楮錢、赴宴歸寓見一鬼披髮在馬前哭道、我爲你受禍了、一鳴認看、正是先前金甲神、甚不過意道、不知還可焚錢相救否、鬼道事已遲了、還可相助、一鳴買些楮錢燒了、及到會試、鬼復來道、我能助公發第、須報七題、一鳴打點了進去、果然不差、一鳴大喜、到第二場、將到進去了、鬼纔來報題、一鳴道、來不及了、鬼道、將文字放在頭巾內、帶了進去、我進後你便了、一鳴依了他、到得監試面前、不消搜得、巾中文字已墜下、第個懷挾作弊、當時打了枷號示衆、前程削奪、此乃鬼來報前怨、作弄他的、可見命

才說中只中一件也是强不得的

蹤于求售　并喪厥有

人耶鬼耶　各任其咎

看官只看小子說這幾端可見功名定數毫不可强

所以道

窗下莫言命　場中不論文

世間人總在這定數内被他哄得昏頭昏腦的小子而今說一段指破功名定數的故事來完這回正話

唐時有個江陵副使李君他少年未第時自洛陽赴長安進士舉經過華陰道中下店歇宿只見先有一

龍從陰中藏援郎神仙亦感知也

個白衣人在店、雖然渾身布素、却是骨秀神清、丰格出衆、店中人甚多、也不把他放他心上、李君是個聰明有才思的人、便瞧科在眼裡、道此人決然非凡、就把坐來移近了、把兩句話來請問他、只見談吐如流、百叩百應、李君愈加敬重、與他累爐同飲、欵洽倍常、明日一路同行、至昭應、李君道、小弟慕足下塵外高踪、意欲結爲兄弟、倘蒙不棄、伏乞見教姓名年歲、以便稱呼、白衣人道、我無姓名、亦無年歲、你以兄稱我以兄禮事我可也、李君依言、當下結拜爲兄、至晚對李君道、我隱居西嶽、偶出游行、甚荷郎君相厚之意、

我有事故明旦一先要往城不得奉陪如何李君道邂逅幸與高賢結契今遽相別不識有甚言語指教小弟否白衣人道郎君莫不要知後來事否李君再拜懇請道若得預知後來事足可趨避省得在黑暗中行不勝至願白衣人道仙機不可洩漏吾當緘封三書與郎君日後自有應驗李君道所以奉懇專貴在先知後事若直待事後有驗要曉得他怎的白衣人道不如此說凡人功名富貴雖自有定數但吾能前知便可爲郎君指引若到其間開他自有用處可以周全郎君富貴李君見說欣然請教白衣人乃取紙

箋在月下不知寫些甚麽捎做三個柬外用三個封封了。拿來交與李君道此三封郎君一生要緊事體在內。封有次第。內中有秘語。直到至急時方可依次而開。開後自有應驗。依着做去。當得便宜。若無急事漫自開他。一毫無益的。切記切記。李君再拜領受。珍藏箧中。次日各相别去。李君到了長安。應過進士舉不得中。第李君父親在時。是松滋令。家事頗饒。只因帶了宦囊到京營求陞遷。病死客邸。宦囊一空。李君痛父淪喪。門戶蕭條。意欲中第。纔歸重整門閭。家中多帶盤纏。拆住京師。不中不休。自恃才高。道是舉手

可從如拾芥之易怎知命運不對連應過五六舉只
是下第盤纏多用盡了欲待歸去無有路費欲待住
下以俟再舉沒了賃房之資求容足之地也無左難
右難沒個是處正在焦急頭上猛然想道仙兒有書
分付道有急方開今日已是窮極無聊此不為急還
要急到那里去不免開他頭一封看是如何然是仙
書不可造次是夜沐浴齋素到第二日清旦焚香一
爐再拜禱告道弟子只因窮困敢開仙兒第一封書
只望明指迷途則個告罷拆開外封裡面又有一小
封面上寫着道

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第一封、

李君大驚道、真神仙也、如何就曉得今日目前光景、且開封的月日、俱不差一毫、可見正該開的、內中必有奇處、就拆開小封來看、封內另有一紙寫着不多幾箇字、

可青龍寺門前坐。

看罷、曉得有些奇怪、怎敢不依、只是疑心道、到那里去何幹、問問青龍寺遠近、元來離住處有五十多里路、李君只得騎了一頭蹇驢、迤迤走到寺前、月色已將晚了、果然依着書中言語、在門檻上呆呆地坐了、

有人招
惹是出
惹動了

一回不見甚麼動靜天昏黑下來心裡有些着急又想了仙書有家好父道好處只這里坐可是有得錢來的麽不指望從今夜且沒討宿處了怎麽處正逛疑間只見寺中有人行走穿有存至近却是寺中主僧却倆行者來開前門見了李君問道客是何人坐在此間李君道羈窮居遠天色已晚前去不得將寄宿于此主僧道門外風寒甚是宿處且請到院中來李君推托道造次不敢驚動主僧再三邀進只得牽了蹇驢隨着進來主僧見是上人其儀凛然不敢怠慢飲間主僧熟視李君上上下下估看看了一回就

悼頭去與行童說一番、笑一番、李君不解其意、又不好問得、只見主僧耐了一回、突然問道、郎君何姓、李君道姓李、主僧驚道、果然姓李。李君道見說喚姓、如此着驚何故、主僧道、松滋李長官是郎君盛族相識否、李君站起身聳聲道、正是某先人也、上僧不覺悲咽不已、說道老僧與令先翁長官久托故舊、往還不薄、適見郎君丰儀酷似長官、所以驚疑、不料果是老僧存求已多日、今日得遇、實爲僥幸、李君見說着父親、心下感傷、涕淚被面、道不曉得老師與先人舊識、頃間造次失禮、然適間相求弟子已久、不解何故、主

好僧家李公所托得人識鑒可知

亦見此尚不出將護

僧道長官昔年將錢物到此求官得疾狼狽有錢千貫寄在老僧常住庫中後來一病不起此錢無處發付老僧自是以來心中常如有重負不能釋然今得郎君到此完此公案老僧此生無事矣李君道向來但知先人客死宦囊無蹤不知却寄在老師這裏然此事無簡証見非老師高誼在古人之上怎肯不昧其事反加意尋訪重勞記念此德難忘主僧道老僧世外之人要錢何用何况他人之財豈可沒爲已有自增罪業老僧只怕受托不終致負夙債貽累來生今幸得了此心事魂夢皆安老僧看郎君行况蕭

除明日但將下文書一紙做個執照盡數筆去為旅邸之資儘可營生尊翁長官之目也瞑了李君悲喜交集悲則悲着父親遺念喜則喜着頓得多錢稱謝上僧不盡又自念仙書之驗如此真希有事也

青龍寺非古人徒受托錢財誼不誣
貧子衣珠雖故在若非仙訣可能符

是晚上僧留住安宿般勤相待次日盡將原鏹二千貫發出交則與李君李君寫個收領文字遂僱騾馱載珍重而別李君從此買宅長安頓成富家李君一向門閥清貴只因生計無定連妻子也不要得今長

安中大家見他富盛起來、又是舊家門望、就有媒人來說親、與他他娶下成婚、作久住之計、又應過兩次舉、只是不第、年紀看看長了、親戚朋友僕從等、多勸他且圖一官、以爲終身之計、如何被科名騙老了、李君自恃才高、且家有餘貲、不愁衣食、自道只爭得此一步、差好多光景、怎肯甘心、就住、讓那才不如我的、得意了、做盡天氣、且索再守他次、把做處本年又應一舉、仍復不第、進前却滿十次了、心裡雖是不伏氣、却是遲年打骯髒、也覺得不耐煩了、說話的、如何叫得打骯髒、看官聽說、唐時榜發後、與不第的舉子、喫

深有不小小來番番

失路英雄卒竟同此

解悶酒癖名打罷耗此樣酒席可是喫得十來番起的李君要住住手又割捨不得要寬心再等不但擔擱的人多自家也覺爭氣不出了兄且妻子又未免圖他一官半職榮貴耳邊日常把些不入機的話來激聒一發不知怎地好就自沒了主意合着一雙眼淚道一朝了手終身是個不第舉子就能倖官職高貴也說不響了躊躇不定幾時猛然想道我仙兄有青道急時可開此時雖無非常急事却是任與不任是我一生了當的事關頭所差不小何不開他第二封一看以為行止主意定了又齋戒沐浴次日清旦

啟開外封、只見裡面寫道、

某年月日以將罷舉開第二封

李君大喜道、元來原該是今日開的、既然開得不差、裡面必有決斷、吾終身可定了、忙又開了小封看時、也不多幾個字寫着、

可西市鞦韆行頭坐

李君看了道、這又怎麼解、我只道明明說個遲該應舉不應舉、却又是啞謎、當日青龍寺須有個寺僧欠錢、這個西市鞦韆行頭難道有人欠我及第的債不成、但是仙兄說話不曾差了一些、只索依他走去看

是甚麽緣故、却其實有些好笑、自言自語了一回、只得依言一氣走去、走到那里自想道可在那處坐好、一眼望去一箇去處、但見

望子高挑、堤頭簷架、門前對子、堆斯文帶醉歪題、壁上詩篇、村過客乘忙歇下、入門一陣腥羶氣、案上原少佳殽、到坐幾番吆喝、撩面前木來、供饌、謾說斷香須下馬、枉誇知味且停驂、無非行路救饑、求是邀人議事、

元來是一個大酒店、李君獨坐無聊、想道我且沽一壺喫着坐看、步進店來、店主人見是個士人、便拱道、

樓上有潔淨坐頭、請官人上樓去、李君上樓坐定、看那樓上的東首盡處、有間潔淨小閣子、門兒掩着、像有人在裡邊坐下的、寂寂黙黙在裡頭、李君這付座底下、却是店主人的房、樓板上有個穿眼、眼裡偷窺下去、是直見的、李君一個在樓上、遶叫小二送酒菜上來、獨坐着悶不過、聽得脚底下房裡頭低低說話、他却在地板眼裡張看、只見一個人將要走動身、一個拍着肩叮囑、聽得落尾兩句說道、交他家郎君明日乎明必要到此相會、若是苦没有錢、即說元是且來要錢的、不要挫過、遲一日就無及了、去的那人

道他還疑心不的確未肯就來怎好李君聽得這幾句話有些古怪便想道仙凡之言莫非應着此間人的事體麽即忙奔下樓來却好與那兩個人撞個劈面乃是店主人與一個壽生人李君扯住店主人問道你們適纔講的是甚麽話店主人道侍郎的郎君有件緊要事幹要一千貫錢來用托某等尋覓故此商量尋個頭主李君道一千貫錢不是小事那裡來這個大財主好借用店主道不是借用說得事成時竟要了他這一千貫錢也還算是相應的李君再三要問其事備細店主人道與你何干何必定要說破

只見那要去的人、立定了脚、看他鬧得急切、回身來道、何不把實話對他說、總是那邊來見得成、或者另絆得頭主、大家商量商量也好、店主人方纔附着李君耳朵說道、是暗謀來成及第的事、李君正鬪着肚子裡事、又合着仙兄之機、喫了一驚、忙問道、此事虛實何如、店主人道、侍郎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怎的不實、李君道、方纔聽見你們說話、還是要去尋那個的是、店主人道、有個舉人要做此事、約定昨日來成的直等到晚竟不見來、不知為湊錢不起、不知為疑心不真、却是郎君元未要錢、直等及第了纔交足、只怕

他爲無錢不來、故此又要這位做事的朋友去約他、若明日不來、郎君便自去了、只可惜了這好機會、李君道、好收兩位得知、某也是舉人、要錢時某也有、便就等某見一見郎君、做了此事、可使得否、店主人道、官人是實話麽、李君道、怎麽不實、店主人道、這事、原不揀人的、若實實要做、有何不可、那個人道、從古道有奶便爲娘、我們見鏹不打、倒去歛銅、官人若果要做、我也不到那邊去、再走壞這樣册步了、店主人道既如此、可就請上樓與郎君相見面議何如、兩個人拉了李君、一同走到樓上來、那個人走去東首閣子

祇說了一會話、只叫一個人喚將出來看他怎生模樣、

白胖面龐、腰肥身體、行。動。許。多。珍。重。周。旋。頗。少。

謙恭。舉止。有人。常帶。幾分。蒙昧。出言。對衆。時常

數字。合棚。頂着。戲父。現成。家亭。這兒。係自。在。福。

這人走出閣來、店上人忙引李君上前、搭與李君道、北侍郎、郎君、也可小心拜見。李君施禮已畢、敘坐了、郎君舉手道、公家敘了麼、李君道了姓名、道適纔店主人所說來歷之事、為望扶持、郎君點頭、未答、且用眼店主人與那個人做個手勢道此話如何店主人

但是不
知揆措
二段雅絮
買

道數日已經講過、昨有個人約着不來、推道無錢、今此間李官人有錢、情願成約、故此特地引他爲見郎君、郎君道、咱要錢不（不、如、疾、存、話）多、如何今日纔有主、店主人道、舉子多貧、一時間濶不着、郎君道、揀那富的拉一個來罷了、店主人道、富的要是要、又揀不見這樣方便、郎君又拱着李君、問店主人道、此間如何、李君不等店主人回話、便道、果寄寓長安、家業多在此、只求事成、千貫以處不敢相負、郎君道、甚妙甚妙、明年主司侍郎、乃吾親叔丈也、必不快先推之事、今日也未就要交錢、只立一約、待及第之後、即命道遥主人走領、

料也不怕少了的李君見說得有根因又且是應着仙書曉得其事必成放膽做着再無疑慮即袖中取出兩貫錢來央店主人備酒來喫一面飲酒一面立約只等來年成事交銀當下李君又將兩貫錢謝了店主人與那一個人各各歡喜而別到明年應舉李君果得這個關節之力楷下及第及第後將着一千貫完那前約自不必說眼見得仙見第二封書指點成了他一生之事

眞才屢挫悞前程　不若黃金立可成
今看仙書能指引　方知銅臭亦天生

李君得弟授官、自念富貴功名、皆出仙兄秘授讖訣之力、思欲會見一面以謝恩德、又要細問終身之事、差人到了華陰西嶽各處探訪、並無一個曉得這白衣人的下落、只得罷了、以後仕宦得意、並無甚麼急事可問、這第三封書、無因得開、官至江陵副使、在任時一日忽患心痛、少頃之間、氣絕了數次、危迫特甚、方傳念起第三封書來、對妻子道、今日性命俄頃可潤、至急、仙兄第三封書、可以開看、必然有救法在內了、自己起床不得、就叫妻子灌洗了、虔誠代開開了外封、也是與前兩番一樣的家數、寫在祖面道、

學者亦漠然不道亦何益

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開第三封

妻子也喜道不要說特日相合連病多曉得在先了畢竟有解救之法連忙開了小封急急看時只叫得苦元來比先前兩封的字越少了剛剛止得五字道

可處置家事

妻子看罷曉得不濟事了放聲大哭李君哭道仙兄數已定矣哭他何幹吾貧仙兄能指點富吾吾賤仙兄能指點貴吾今吾死仙兄豈不能指點活吾蓋因是數去不得了就是當初富吾貴吾也元是吾命中所有之物前數分明止是仙兄前知費得一番引路

我今思之一生應舉真才却不能一第直待時節到來還要遇巧假手于人方得成名可不是數已前定天下事大約強求不得的而今官位至此仙凡判斷已決我豈復不知止足尚懷遺恨哉遂將家事一面處置了當隔兩日含笑而卒這回書叫做三拆仙書奉勸世人看取數皆前定如此不必多生妄想那有才不遇時之人也只索引命自安不必欝抑不快了

人生自合有窮時　縱是仙家詎得私
富貴只緣乘巧湊　應知難改蓋棺期

拍案驚奇卷四十終